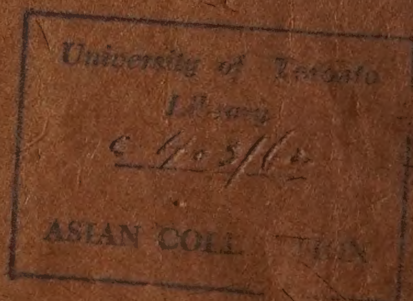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下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西晉之亂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

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
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
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
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於鄴詔
以穎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
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
殺之悉代去宿衞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丞
相府事　河間王顒頓軍於鄭爲東軍聲援聞劉沈
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夔兵敗顒
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

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
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
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
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沈
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
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
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
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鞭之
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畫計顒執而
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

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爲太弟戊申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皇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

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
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
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衞乘輿死
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
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
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
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
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
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
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

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衞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澣也陳眕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

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
虓承制以晞行兖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
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
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
穎以右司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
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
雨兵器霑溼不果而還審登以爲浚得天助乃以演
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共
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
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

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　太弟穎怨東平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瑯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奸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　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顒遣

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鎭洛陽上官巳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爲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爲大單于事見劉淵僭漢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眾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眾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

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
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
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
嬴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
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
殿下撫勉士衆靜以鎭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
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
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
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
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

公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犇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犇洛陽倉卒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

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

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頴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頴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爲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卽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斡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

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
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從
十一月己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
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
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衞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
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
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
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
流蘇武帳爲馬幭魏晉以來蓄積埽地無遺方將焚
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

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犇郟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勖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空越爲太傅與顒

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旣去鄴越使模鎮之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

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
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
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
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
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
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
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爲河間王
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
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爲秦州刺史　東海中尉
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

越傳檄山東征鎭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修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爲兖州刺史詔卽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旣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

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平人師懽奴懽奇
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
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
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
史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
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　八月司
空越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
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
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
史劉喬爲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

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
爲淮北護軍劉輿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
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
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郡縣
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兖州徙楙都督青州楙
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顒聞山東兵
起甚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爲鎮
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魏
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
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

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廹脅范陽王
虓造構凶逆其令鎭南大將軍劉弘平南將軍彭城
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
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
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顒使成都王穎
領將軍樓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
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進喬鎭東將軍假節劉弘遺
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奬王室皆不聽
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
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

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之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犇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十一月立節

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
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爲
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
隸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爲羊庶人門戶殘破廢
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
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
顒怒遣呂朗收暾暾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
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
據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
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

騎賫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
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
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
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犇平氏司空越進
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
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
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
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陜爲伯
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

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爲帳下督顒參軍河間畢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顒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

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
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旣昵於方持刀
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
輔爲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
胄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
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犇長安至華陰聞顒已與
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
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弘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
迎車駕以周馥爲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温初太宰顒以爲張

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旣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鎭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

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謝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鎭鄴平昌公模爲鎭東大將軍鎭許昌王浚爲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潁川庾敳爲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母輔之爲從事中郎黄門侍郎河南郭象爲主簿鴻臚丞阮修爲行參軍謝鯤爲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

嬰心縱酒放誕數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犇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穎爲主治中順陽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勱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犇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爲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

使稱詔夜賜穎死幷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鎭幷州以爲北面之重越表琨爲幷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爲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鎭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餠中毒庚午崩於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爲嫂恐不

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卽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閤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幷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卽自井陘

東下時幷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爲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 三月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謚曰武悼 庚午立淸河王覃

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　帝親覽大政留心
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鎮許昌　以
高密王略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
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爲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
事仍鎮鄴　公師藩旣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衆劫
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爲
前驅所嚮輒克署勒討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
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
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

爲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犇爲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　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爲晞聲援　己未以瑯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鎭建業

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　九月戊申瑯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

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諮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壼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

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犇馬牧勒犇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兖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　胡部大張訇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訇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

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㑹督等以爲然冬
十月㑹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主淵署㑹督爲親漢
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
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能
致勒僞獲罪於淵往犇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
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
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
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
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
配之十一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

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爲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於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顔等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於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衞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爲然癸卯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

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爲茍純所敗靈亦爲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爲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

傅越殺清河王覃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鄄城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衞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衞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於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衞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

里淵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
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
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
以桑爲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
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
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
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
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
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
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

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

及卽位以播爲中書監繆胤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爲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衞將軍何倫左衞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衞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

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　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勒衆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

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黄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

融超皆死聰遂破屯晉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湻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将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

虜將軍呼延顥王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爲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

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郞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鎭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

以三萬眾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眾自爲塢主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 己卯漢主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

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鎭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　冬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皋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

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荆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於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

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鎭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衞將軍何倫守衞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

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賊盜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退保東城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城犇高平　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犇項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旣與苟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素與

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臯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爲兖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祕不發喪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爲縣王以苟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

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寗平城大敗晉兵縱騎
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
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
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
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
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
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
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
君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
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

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犇下邳李惲犇廣宗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瑯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五月以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

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太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瑯邪王睿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

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犇轘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犇長安漢

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珉敳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

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隷校尉劉暾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皐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恆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

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爲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隖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隖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帥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

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鎭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等爲之參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鎭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渤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 南陽王模

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
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
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聽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
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爲大將軍封
齊公　苟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
攻王讃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
晞頸以爲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
相親而內相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
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
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

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
請彌燕於己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眾表漢主聰
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
然猶加勒鎭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
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讃潛謀叛勒勒殺之幷晞弟
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　初南
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爲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
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犇安
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
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

共推疋爲平西將軍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
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聞疋起兵與扶風太
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内王粲在
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
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黄丘曜衆
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
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
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
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
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

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緄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於雍城使梁綜將兵衞之周顗韓琨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

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
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
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
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
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
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鎭北將軍靳沖平北將軍卜珝寇幷
州辛未圍晉陽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
將攻建業琅琊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鎭東

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埽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旣殺王彌

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
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
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
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
何暇追躡吾後爲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
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
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
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
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
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

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犇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

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犇靳沖擅收珝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犇於平陽秦王業自雍入於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爲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於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

取以濟大軍大軍旣濟氷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
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
津濟河擊氷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
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
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
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
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
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非所以
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
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

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鎭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

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幷州以令狐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幷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犇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爲幷州刺史鎭晉陽九月聰

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
令狐泥皆爲武衛將軍　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爲
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
以閻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
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
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
保開封　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
根將軍衞雄范班箕澹帥眾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
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
導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

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
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
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
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
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
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
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
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
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
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

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匹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爲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謐詵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麴允索綝等攻鼎鼎犇雍爲氐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

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王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衞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戸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爲衞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眾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

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犇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鎭鄴　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埽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幷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於北屈琨

遣監軍韓據自河西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於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爲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爲軍諮祭酒參軍丹陽張闓爲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爲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愉爲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

意故睿特親愛之　九月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於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冬十月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犇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靈武鑒兵大敗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强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

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
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列三屯
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爲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
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
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
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
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衆
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
拒之染中弩而死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爲丞相大都督督中

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坂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

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螾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烟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犇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

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隖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

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
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
太倉有麴數十𪍿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旣而亦盡
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
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
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
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
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
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
極埶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

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彊固守如其糧
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
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
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
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
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
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
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
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
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

元麟嘉以㓜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
不忠斬於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
爲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干寶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
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
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
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
亨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
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

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

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
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
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
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
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
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
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
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

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彊臣愍帝奔

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埶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犇江東二月辛巳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瑯琊王睿統攝萬機三

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及官
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
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琊耳呼私奴命
駕將歸國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
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
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
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
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琅琊王
奉恭王後仍以裒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
以西陽王羕爲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爲譙王遜

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爲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爲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爲尚書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爲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

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寅温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
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
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
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
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
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
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
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
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

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

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

盧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爲逆天時違人事大埶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

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又坐
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
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
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張溥曰西晉之亂始於賈后繼以諸王終於五
胡賈充女黠悍太子衷少不慧男女並劣武帝
屢欲廢立楊后擁護之乃止帝固謂立子以長
國家之經充為國勳其女當念孰知社稷播蕩
實基於此人君聽言有似是而非者其類也間
攷綱目書法晉武帝泰始八年二月太子衷納

妃賈氏惠帝元康元年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六月殺大宰汝南王亮太保衞瓘及楚王瑋二年三月弒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十二月廢太子遹永康元年春殺之四月趙王倫殺賈后及張華裴頠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永寧元年春倫自稱帝遷帝金墉城殺太孫臧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舉兵討倫四月倫敗伏誅太安元年十二月顒使長沙王乂殺冏二年秋顒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十月乂破穎兵十一月討

張方不克穎遁京師永興元年春東海王越使
張方殺乂二月顒表穎爲皇太弟七月越奉帝
征穎穎拒戰蕩陰帝遂入鄴越走歸國八月穎
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還冬十月劉淵自稱
漢王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十二月顒廢太
弟穎更立豫章王熾二年七月越傳檄討張方
八月顒襲破范陽王虓十二月穎據洛陽光熙
元年顒殺張方穎奔長安九月馮嵩執穎送鄴
十月虓卒劉輿誅穎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
即位十二月南陽王模誅顒懷帝永嘉元年七

月睿鎮建業二年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十月劉淵稱帝三年三月越入京師殺繆播王延等四年十月漢寇洛陽五年三月越卒於項四月漢石勒殺王衍等五月漢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七月劉曜殺模愍帝建興元年二月劉聰弑懷帝四月太子業卽位於長安四年十一月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元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劉聰弑愍帝太興元年三月睿卽帝位夫惠帝之世戰以家人懷愍之際戰以夷虜禍僅一婦人始而宗祚隨之卽論八王者謂潁顒

允賢於倫虔冏賢於穎顒允乂賢於冏越賢於
乂亦彼善於此之言要其紛紛皆晉罪人也賈
氏不弑太后趙王之兵不興趙王不弑惠帝齊
成都河間之師不出冏以驕敗穎以逆斃罪皆
自取乂死於顒穎顒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之
入寇其遇或有足悲者然骨肉用兵賢愚同盡
内難日深外寇必起張方之大掠卽劉聰劉曜
之先聲也開門而揖之又盡戕宗室以資之鬭
爭之始國有諸王而無帝久之則諸王與帝皆
無矣惠之中毒獄將在越懷愍連弑咎則誰歸

太傅無治國之才瑯邪失討賊之義下觀梁武侯景圍臺而不救湘東戮參門內而無遺亂臣賊子併於一室其禍同也晉武爲人臣則取國不正爲人父則擇婦不端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未若是酷不探亂本而徒咎清談豈清談之禍果甚於桀紂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下

